易内傳

易內傳卷之八

下經

豐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外盛而中不足、亨中即有可憂、而豐主柔闇、徒懼禍而不知弭患、故諭以勿憂、而勉之盡持盈之道、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明則能見大、動則能舉大、曰明以動故豐、見致豐之甚難、後人無狃強盛而忘所自、至於恃勢而驕也、

人心易盈、物力易竭、前人以可大之功致大、後人以好大之心處大、尚大者已與豐大之實殊矣、夫外競功利、則內失清明、而無以照天下、故保豐之道、在乎養其清心而已、朱子謂虛明應物之地、天理不可不純、人欲不可不淨、故王心能照天下、自有兢業不敢驕之意、

天地甚大、天地之心甚小、故日月有盈虧、而終古此照臨、鬼神有屈伸、而終古此靈爽、由二老以小心持之也、君子之照天下、亦法天地之心而已、氣化不能使無消息、而心恒存日中之照、則酌盈濟虛之權在我、而理可以制數也、

象

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豐之時國家狃於強盛防維不密宵小得以乘間肆奸訟獄滋多故必以電之明折獄無使其舞深文以遁情以雷之動致刑無使其通權貴以撓法然用明動在斷獄之時所以養明動者在平時主德日飭則庶績咸熙而威照行於中外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有與人同功之意則敵可為主有自擅其長之意則配反為仇念慮公私之閒成敗之幾也夫初之明四之動兩剛不相下矣而其才可相為用初曰遇配主四曰遇夷主是以其才相為用而同心任天下之事

也當豐之時道在持盈而同德相應、有與人同功之意、無矜勝自為之私、故曰雖旬无咎、　按旬為數之一周、天道十年一變、極千萬億、皆以旬紀數、適盈則感、過盈則虧、過旬之忌、豐時之君臣皆宜知之、而著於初者、凡事制之在始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之時安樂在目前而禍患在數年之後、二之明能見其機、而五暗主也、驟與之言、適取疑耳、惟積誠自靖、俟其感孚、然後隨事啟發、有以信吾言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之蔽甚於蔀矣、三位高責重、而道不能行於上、右肱之折、五折之也、不咎三、而三之心彌慼矣、 豐時不宜以尚大為事、而以持盈圖久為大事、主方好大、宜其以思患預防之策為迂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古亦有君闇於上、而其臣和衷協力、內奬外弼、故政修而民自安、初四之相遇、其係於豐也豈淺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以柔闇處震之中、本無震動之才、徒有好大之志、

然能引賢自輔則有以匡其不逮而致慶譽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與五俱震體尚大然五居震中動而不迫故可引以為善之路上居震極動而不馴故不能反於清明之體豐屋曰天際翔闃无人曰自藏可見好大者不大予智者不智照天下不在乎自矜其才也

旅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諸侯越在他邦公子出亡卿大夫出奔是寓旅也命使聘問游宦往來是賓旅也轉貨貿遷是商旅也人

當旅時皇皇無安處敢奢求乎曰小亨旅人之分宜然也而不可不自盡其道不貪不競進退以禮斯克自全而得志矣孔子游歷諸邦所主不苟陳蔡匡桓之厄絃誦不衰是為千古上旅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以艮為內卦見隨處而止所也君子所值之境無定而所止之理有定旅之時所值無定境也於無定之時不離有定之理故以艮止為內體而動常得其所貞也旅者依人之事故尚柔順止與明則所以善其柔順者也順乎剛者必才力有為之人而後能解

紛難濟孤羇也、止者柔之節制、惟節制乃能安分明者柔而精詳、惟精詳乃可應變、人之僑處不一、猶八卦之相盪、屢遷不居、有變通隨時之義焉、故明於易道之與時偕行、斯明於旅時之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下之火、明在內而尚止、故為賁、山上之火、明在外而主行、故為旅、旅之獄、屬在疎遠、閒關辛苦、寡援無助、所恃者、聽斷之公平而已、故必明慎、而後舜文者不能為蔽、抑必不留獄、而後待決者不困於羈淹明允之德、柔遠之道也、明慎者仁之清、所以悉遠人之情、不留者義之斷、所以安遠人之身、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非有才識度量無以處旅初居艮下山隈勢蹙既難自立而柔性卑陋碌碌於寵利之謀曰斯其所取災求榮得辱不能自裁以義宜其躓也吁此少伯所以死於千金而陳公子辭卿位以免戾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當旅時必有以安其身而後依止定必有以資其身而後進退裕且寡親之境所與共安危者童僕也童僕而不可恃則無一可恃矣童僕而不吾孚則無人可孚矣惟吾貞而以誠待人故人亦以誠報我而得

其貞、　按得童僕當為句、貞又為句、貞者、總上文言其皆正而非苟也、見君子流離顛沛、不失其常、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二柔中而即次、三過剛而焚次、甚矣旅之宜柔順而忌剛躁也、　羈孤寓跡、他人以我為旅、惟童僕以我為主、主我者而旅視之、是以所惡於他人之我加者、加諸一體之人、不恕甚矣、不智甚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衆人遷弗能良、君子隨地自裕、旅得資斧、人之所快、

非君子所快也蓋人之旅志在安身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孔子旅衛公養之粟六萬孟子旅齊客卿之祿十萬或者以為安之不知其欲因以行道志不在資斧也重耳懷安於齊其從者謀與之去知此義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五得中乎外其德柔明有進取之略翊戴者衆而居羈旅之時不無艱阻故射雉有一矢之亡然文明順剛虛心求輔賢士自不壅於上聞故曰終以譽命上逮者言陽剛之才德足以上通也爻言譽命歸美於君象言上逮歸美於臣播越中正賴君臣之孚也班彪馬援棄隗囂而從光武其得上逮之意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柔順者志艱剛愎者心易夫以易心處易勢且將易爲難況旅之難而出以易心乎先笑者未有不後號咷者也　用剛自覆他人見之而已不聞至於事敗身殲猶歸咎命數之不屈則是終無聞也春秋衛成邾益戰國楚懷是也

巽☴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曰小亨度德量力不敢踰分妄覬也然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能勵志湛思則亦足以致用而利有攸往

矣見大人則所從者正而善用其巽也　陰柔才鈍
慮其退却故以利往鼓之有為虛下善從患其濫徇
故以見大人正其取資　武人之貞內巽之善也利
見大人外巽之善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
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者心深入乎事理而後以其得於心者布諸令
則發言有本足以入人矣惟其內巽於心而入理者
深故能外巽乎物而入人者至也　巽用柔而體剛
人主體天德之剛為沈毅之用是剛而巽也其巽非
偏曲而巽乎中正也故臣民之卑皆柔而順之順其

剛之巽也　剛巽乎中正者、剛以柔克所以善用其剛、乘權主治之巽也、柔順乎剛者、柔以剛克所以善用其柔、承制從人之巽也、本剛才以用巽、則其功倍於柔、以柔質用巽、則非依於剛不能有為、故柔之順剛、惟順乎剛中之大人、而體其中正、奉宣巽命、是君與臣交為巽、而因巽乎天下之心也、以巽之理、能深入乎人心也　凡人自矜有餘、則有餘曰損為不足、故剛必巽乎中正而志行、能自見不足則不足漸進為有餘、故柔利於順乎剛、

象

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八節皆有風、獨以配巽者、木火相生、萬物於是乎潔

齊。藉巽風以申達其和氣也。人主欲行事於天下。必先以介王言有章。和而善入。故象巽風。申命所以行事也。君子平日愛民之心甚至。所行之事。皆以為民。其將行也。必再三告諭。詳示以規畫。而不強人以難從。然後斷然行之。故命出而民信於心。事舉而民莫不順。後世令反所好。口惠無實。或有司奉行不恪。且以擾民。由昧於重巽隨風之義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履之三。柔而志剛。故有武人大君之戒。巽之初。柔而居下。故進以武人之貞。蓋強者以柔巽為貞。弱者以

果毅為貞貞無定隨所宜以為濟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武人之貞謂剛斷也六經言武者多指剛義後世不講其義但以兵武為武宜其判文武為二也志以帥氣識以定志志疑者識未定而中無主也志治者定其識而中主不亂充其氣而臨幾不餒也內外交治故可以舉天下之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人臣不徒在卑順而在誠敬誠且敬雖犯顏亦巽道也否則阿諛容悅陷主不義其為不巽也大矣巽在牀下不厭其卑而用史巫之紛若者積誠致敬以感

君心也　史巫以言感神不憚紛若以中其詞者出於中心之誠敬也人臣以誠欵格君不憚瑣曲開陳以中其詞故不以為太甚而於巽道固得其中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之道為內入為外順入於內乃能順於外三過剛未能內入巽非所巽故頻而吝　頻復无咎而頻巽則志窮者復內求己故頻無害巽外親人則頻屢失內外真偽之殊也　二之得中言其德也惟其中素有誠敬之德也三之頻其中竭矣故曰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才弱而乘二三之剛是係友分權舉動不能專斷

也然能虚心下人集思廣益則不至於相撓而有以相濟矣　人主之職在論相大臣之職在薦賢故大臣之措施能自其才者其功小汲引得人者其功大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之善為沈入其失為怠惰善則貞失則悔五居上之中為巽主當因循之久弊蠹隱生而能毅然釐剔故悔亡而有終然矯革大事圖之不審反滋擾而貽害故先庚者丁寧於始不敢遽也後庚者揆度於後不敢苟也三日者致其審也皆貞道也　二之誠本於得中五之誠本於正中蓋正心脩德先巽其內以

巽於外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體剛用柔遜順者其氣量而沈毅深入其質幹也上以陽居巽極不能沈毅故無以決斷蓋非失於巽乃失其巽之質也　以巽名卦非卑柔之謂而沈入之謂聖人恐人誤識巽義故一卦中三致意焉

兌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坎水流澤水止惟止故能蘊畜和氣以說萬物道之所以亨也要一本正理以行其利物之事非以情相

邀也、兌少女得坤順之盡氣、盡則恐洩而不凝故尚貞、有意為和與初和而終弛、皆非貞、非貞則非兌之純氣矣、兌和利貞、亦坤牝利貞之義、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主於說、必兼上下之說而後和德布於兩閒、蓋說者天人之理相浹洽也、不拂天人之理、乃為相說之至也、 凡柔卦必以剛為主、兌非剛在內、則柔媚非柔順矣、利貞者剛中也、內外交養、剛柔互體、克盡乎天理人情之當然、至於隨處協應、使民而民忘其勞、

犯難而民忘其死豈非說道之大有以洽乎人之性情鼓舞而不自已哉若稍任智術雖煦沫小惠一時動人久之必背而去矣齊桓假市信以賄贈傾動諸侯未幾而叛者九國故無誠正之學難行說民之道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滀洩互滋和氣融洽君子觀於澤而得取益之義焉取友之益莫切於講習不講則義不明徒講而不習則虛言無實獲故講以為習之準習以踐講之實如此則德業相成天理交暢於中矣

初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初之和與同人之于宗均陽為政也說人之事用

柔易流於私、故尚剛、人心有私、則疑慮紛起、以理不足以鎮乎内也、和則天理流行、廓然大公、此心毫無偏私、何有疑貳之見、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以剛臣事五剛君、又有引兌之交構其間、不免蒙忌、惟積誠以格、雖孚剝之主、亦必動於精誠矣、故悔亡、惟其志可自信、即不求信於君、而君自信之、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隔地相趨曰往、近位相就曰來、凡物近而不相得則凶、三與初二、物非其羣、近不相得、可為小人不度德而強附人之鑒矣、　說存乎道、道相得則情自孚、三

與皆非道中宜為有道所棄吁道得則無心而應道失則有情而乖離合之故豈強也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而未寧遲回審顧得失之幾其可危哉介者辨之明疾者斷之毅能辨又必能斷王子明執政為欽若所撓當幾不決至於每事奉天書以行此失在商而未能介疾也事豈不貴智斷兼優也哉　人臣不以除邊境之害為慶而以祛在廷之奸蠹為慶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剝者甚上六也危九五也五以為生我寧知其滋毒哉　每見人主聰察自用者往往為狐鼠所竊弄

可見自恃之名媚也以德宗之猜察而深信盧杞為忠知人獨奸豈不難哉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說貴乎無心三之來上之引皆大背乎無心之義所謂無心者虛誠坦易光明也

渙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天親大義入人性情故假廟寳有懷念根本與天下共追先德之誠非立廟追崇誇耀一時之虛文也假廟為萃渙之大本動之以至性也涉川為萃渙之大用服之以權略也動以性則道可久服以略則業可

大道可久、乃能圖大事、故先以假廟、業可大、乃能濟艱險、故次以涉川、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者、有其才而據形勢、不輕動也、得勢則進取有基、而奸雄不得而撼、不輕動則舉事有漸、而羣醜不得而測、故曰不窮、柔得位者、四大臣匡輔於上、三重臣馳驅於下、而三能與四同志、無嫌忌之私、故曰上同、 在中言躬修告虔之禮、誠敬有以格祖考、不徒飾故事也、後世有即位行在所、必先祭壇告廟、而以祝冊之詞、傳告中外、亦假廟之義、 乘者善於御也、

涉川險道也。帆檝少失。且有覆溺之憂。故以才濟世。猶以舟涉水。水能濟舟。亦能覆舟。世變能顯才。尤能困才。夫惟善御舟者。帆檝在握。不失尺寸。故能涉風波如履平地。善御才者。智勇深沈。處紛迫如在暇豫。故能濟艱險而有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時事張皇。何暇修明禮樂。而王者事天事親。對越告虔不敢少緩。仁孝之心。已足令天下人心。翕然感動。是萃渙之本也。宋高立廟臨安。苟安一隅。無志進取。其心不可以對天地祖宗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當渙之初居坎之下是值發難方新而地處卑戚自度其才弱勢孤依强有力者以濟事可謂善識時務矣　順非獨謂其順乎二惟能順理與勢故不自用以僨天下事也漢耿弇父子頗明此義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形勢所在即事幾利害之所關不速往據之則奸僞得竊而取之矣至於失勢而後爭此昭烈所以展轉於荆益也項羽不速入關亦昧此幾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惟不私己之聚然後能聚天下之渙惟不以保身繫念然後能濟君以濟其身　易以出為往復其所爲

来象傳言剛來是聚渙者具英武之才恢復大業如少康以夏裔復禹績光武以宗室恢漢業也有剛為主不可無柔以輔之以六居三外而上同於四四以忠勤專闡三與之志合道同順事剛主故有成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人臣義無私交有植黨自為之心則人心益渙四開誠布公舉不避仇罰不蔽親已不樹私則朋黨自散矣小羣既渙人不各自為心則皆以君國為心矣不動聲色而翕聚中外之人心唐狄文簡近之　上有朋黨相傾之儳案則朝廷之勢散而政𢽾下有門戶

其大義示以正軌，使不毗於剛柔、不入於奇衺、此節以正性也、夫度數者德行之守、故制度數、乃可以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古者賓入、廞在戶外、故戶庭常行、而門庭不常出、豈以門戶分出處乎、竊謂戶庭門庭、隨舉錯文、非義所係、其異在時位、初之時可不出、二之時可出、初本塞而兼稱通、言通塞一道、初非專己守殘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可出則以出為節、二可出不出、昧於與時消息之理矣、時之所在、理之所在也、出入惟理所處、是為

知節、是謂識時、固守不出、非理所安、是謂失時、孔明之抱膝隆中、不可謂失時、苟或華歆、不可謂得時、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三以士夫不能檢身、窮奢縱慾、度數既違、德行亦悖、至於事債身蹙、嗟何及哉、自貽伊戚、又將誰咎、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大臣謹守軌度、正身秉節、所以表率百僚也、四居德柔正、天性謙恭、優游於度數德行之中、而無所勉强、斯真能輔中正之主也、　徒以為法而守之中人可勉、以為道而承之、非有道者不能也、周公之孫膚赤

爲與季文子孟獻子之節儉、固自不同、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緣人情以制度、而身世並適、故曰甘、國奢則救以儉、質極則濟以文、皆甘也、甘者謂其爲物性所宜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之道、權人己、準常變、酌古今、乃能通而不窮、若拘古以戾今、執常以例變、持約己以律人、或以尊者用卑者之物、皆謂苦節、晏子之豚不掩豆、尾生之信、於陵之廉、皆矯情過當、既非以處己、亦難以訓俗、曰貞凶者、所以警固僻之士、稱悔亡者、所以愧淫侈之夫也、

陽性侈大、陰性吝嗇、節以兑陰制坎陽、以嗇節

侈然必主以五之剛中而後可承以四之柔正上以衰陰處節極、徒務恡嗇以自苦、失酌劑之宜、是自窮之道也、夫甘苦亦貴度時、汾陽謝事、而聲妓滿前、時可甘而甘也、信國勤王、而痛自裁損、時當苦而苦也、甘苦當其時、皆節也、若公孫宏之布被、王安石之衣不澣面不洗、則不近人情、又不得與苦節者埒矣、

先儒以卦爻配日、每月五卦、乾坤至節一周、復以中孚四卦、隱含六十卦之氣者、中孚即天地不貳之道、小過艮震為冬春之交、造化終始之際也、既未濟者、一六二七、天地生成之合也、夫周於六十、復繼以四卦者、見氣數循環不窮、不可以方隅形數拘也、

中孚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易卦言有孚者數矣、此專以中孚名卦者、見孚之足蔽全易也、心無私則中虛、心無偽則中實、心實而能虛、故人相感於天真、雖豚魚可格矣、漢文之致趙佗、光武之服赤眉銅馬、奚足異哉、夫無人不可感、則無險不可濟、故利涉大川、要其所為孚者、衷大道而權時變、非硜硜小諒之行也、故曰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陰二而虛故柔在內為中虛陽一而實故剛得中為中實虛者一物不執實者萬物皆備也實而不虛則其實為成見偏執矜己而戾物虛而不實則其虛為逃空守寂滅性而遺物惟柔內而剛中故下之說上非面諛上之巽下非私御上下相孚一言而天下信一動而天下服故曰孚乃化邦

信及者信有以及之也冥頑之類豈無知覺我自極其精誠雖無知者可使之有知宏農之虎可渡河潮州之鱷能遠徙其明徵也以為難化而遂棄之亦我之信不足以及之耳乘舟利涉以其中虛能載也人之濟變以才而其用貴虛中無成見善能任人乃能隨機應變處之裕

如若操舟以御風波而不少沾滯也 利貞者性情也天道之廓然大虛而無心成化也人心虛而理實中無不孚孚無非正則與天同其體用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民猶澤也君子風也巽風善入澤上有風是君子以好生之心深入民隱而得其情也以委曲生人之心議獄於未死之前則瀕於死者可生以不忍死人之心緩死於定議之後則入於死者猶受一日之生雖受刑者亦孚而感其志矣此中孚所以及豚魚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不言孚而曰虞是引之從正也然虞即有他之根未

能直孚、而尚在忖度故易至於二三他向也、夫邪人易使人信、而正人每犯俗疑、人之信邪人易固、而信君子難堅、　志未變者、幸其始而憂其繼、於道心之微防人心也、孚之難如此、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五一德相孚、都俞吁咈閒、無非應天化邦之理、故略君臣之分而稱父子、忘尊卑之體而為我爾、其唐虞成周閒乎、　願非強致、實惟德一、自然願孚、中心、願者、明二五為中孚之極則也、若初以疑剛配信柔、三以躁兌從固巽、德本殊方、情由強合、非其心願、夫

豈能久、故孚不以人而以天、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三躁兌喜交孚信之徒也、上固巽孫拗、必信之士也、志量不同而云得敵、特繩於分誼而非其誠心、其意向無常、悲笑不時、總由天懷莫定、自失其神明之宰也、位不當、見中孚之在乎中實、實者有定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月幾望、言其德望之日隆、馬匹亡、言其用心之極公、四位望隆重、人爭附之、而專心君國、不徇接納之名、弛忠勤之實、所謂公爾忘私也　大臣以人事君、豈

有絕友之理、因初剛躁多疑、向正未純、故四不敢護私友以妨公事、而一以君國為念、有似乎絕之也、王文正薦張師德有士行、而三却其見、杜私謁也、稱寇平仲之忠、而拒使相之求、未幾仍用之、杜私干也、信君信友、兩得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君臣間、徒以功名相取、不由道德之孚、則交難久固、漢唐初、勳臣罕有善相終始者、惟其孚未真、故猜嫌易起、兢兢防檢以求全也、二五之有孚、則湯尹之咸有一德、昭烈之魚水相歡也、老子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攣如之說也、位正當、言其孚以天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鶴知夜半鳴於空、鷄知天曉鳴於塒、皆信也、司夜鳴空之用幽而高、司曉鳴塒之用明而卑、以用卑者強為高、是自蹟矣、故二之鶴信為吉、而上之鷄信為凶、務異之士、負性堅忍、行不度於中正、如子桑扈之質而不文、是自信過當也、左儒觸君而死其友、荀息違嫡庶之分而死其君之子、是信人過當也、自以為貞、而不協乎天理之正、即非人情之安、寧能久乎、

小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者能安其小、而善用之亦能與大人同功、要在循分守正、宜分曹贊勷不宜獨膺鉅任、宜因人成事、不宜專己好大、而尤貴乎折節挹損、奉賢才者為政、而小心下之、乃克有成勞、夫陽剛可大事者、且不宜好上人、況小者乎、其在學術、資分本中人以下、惟有循小學之功、漸入聖賢之域、不可躐等躁進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才而妄逞大用、則狂悖之小人、度德知分、善自濟

其不足、亦不失為篤謹之士、而可以有用於世、小者所以亨也、時行者理所適也、虛心以順理、審於時之可否、定所行之機宜、乃斟酌以用其所優、是不失其貞也、柔得中則非徒為懦退、蓋二五得震動艮止之中氣、得震之中則不動、得艮之中則不偏於止、 剛失位而不中、本義以三四並當之、按三剛居剛位、雖不中、不可云失位、四以剛居柔、乃為剛失其位而不中、此宜專指四言之也、夫剛非其本體曰失位、本體既乖、作用自僻、以任大事、其誤不待言矣、故陳平劉文靜、善用其小者也、丁謂呂惠卿、不安於小者也、善用其小、則小事可附大才、以佐大事之成、不安於小、

則敗小事者、反撓大才、而貽大事之害、
以內實外虛、亦以小禽但能舒翼於尋丈、而不可舉
垂天之翮、蘇氏曰、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
故小才而能下人、則內不違己之分、外不違事之理、
故無不順而吉、若好自上、則於己分既逆、於人情物
理無弗逆、故曰上逆而下順、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日月得陰陽之全體、故光無不屆、風雷分陰陽之氣、
故收發有時、如澤雷地雷、雷之潛也、出地而奮、在天
而大壯、氣之王也、在山上、則震氣之殺也、聲低而威

小、故象小過、行過恭、如孟獻子相襄公稽首晉君、漢文帝書下南越、明帝詔稱小子、喪過哀、如高柴三年不見齒、子夏除喪而琴不和、用過儉、如季孫妾不衣帛、晏子一裘三十年、是皆自率天性、曲謹自守、雖未合中道、可以免咎、而不失為賢矣、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鳥不能冲舉、而强欲高飛、人之才弱智微、而好自尚者似之、以凶者、言以是致凶也、　約己自下之人、即偶羅於害、人能救之、而素知謹慎、事未極壞、尚堪維挽、若師心逞志、旁觀無從進規、極敗猶不思悔、即賢者亦無所施其轉移、故曰不可如何、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陽妣陽、不比三四之剛傲、而上遇五柔之謙主、是未敢懦視其君而少有驕氣、乃為自遇其臣節也、臣道不可不及、而君之權不可及、及其君之權、則過乎臣之分矣、分不可踰、而臣道宜盡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為艮之陽、健而能止、然過止而不知變、處羣小之間、不能深思遠害之道、自以為安、而禍出不測矣、曰過防者、聖人思患之深策、或戕者、聖人慮禍之危情

也

以不正召禍者，機在常理之內；以正蒙害者，機在常理之外，雖賢者易忽而不察，至於坐受其戕，是弗過防之失也。曰凶如何，為賢者憫，為賢者儆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震之陽，居四之柔，正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不可大事者也。夫剛氣不足，不患其不能柔下，而患其過於柔下，故无咎在於弗過遇之，而又必防慮之周。若往則有厲矣，不可不戒也。且過恭非可久之正道也，其當知所變通矣。剛居柔為位不當，其能恭而得在此，其過恭而失亦在此，曰終不可長，此聖人教人審

中道以救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
不雨已上也
二柔恭之臣、若以剛主用之、可資其柔以濟剛、五以
柔主用柔臣、以水濟水、則凡事漫無振作、豈能大有
功、　柔主性非好上、惟其溺於性之所近、但喜柔正
之同己、不求剛正之藥己、故病其偏見自任、而曰己
上、是謂恭中之傲僻也、漢文晉元不免此、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
之已亢也
上處震體之上、震之用在剛、四剛失位、且戒其厲、況

陰柔如上乎才弱而性動不能安乎小之分宜其致災眚也　三過止無震動之木上妄動無艮止之德初上並象飛鳥皆小之小而不能安其分者也

既濟䷾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濟而曰既已有美將盡之意故宜以貞持之不恃一時之治必為可久之圖此正也未雨綢繆君臣交儆耄期不倦有功不矜此正而固也若承平狃安蟊賊隱蠹而不察倦魔蝕志而莫糾亂端伏矣亂不待發於外也國紀不飭紛錯無序如亂絲之不理是終亂生於初吉中也及禍發而求撥亂之術不已晩乎故

智者吉象備著而思防、闇者亂形已見而弗省、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亨、謂既濟之時、心虛而小、乃能亨也、　剛得正、則奮發而能乾惕、可濟柔之用、柔得正、則遜順而能堅凝、可濟剛之用、剛柔各盡其用、故可以保治也、初吉專取柔中者、離主精明、坎主沈潛、既濟以離為內體、則精明有以濟沈潛、二以柔居離之中、明而不倚於柔也、　終止、但知安靜、不知振作、失剛柔並用之道矣、夫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易道之變通不窮也、終止則不能時行、故曰其道窮、　既未濟皆期於終、

此終止彼不續終陰不足於始勁陽不足於末銳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上下潤火下上蒸君子正於相濟之中而思流竭缺灺之患思之深故防之豫極治而為事勢窮廻之慮弭變而致萬全無弊之謨此沈幾燭微不息之用也夫惟思患乃不致生患惟預防自不待救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輪者位卑而掣肘也濡尾者忘身以求濟也既濟之初慮終亂而先防不避曳掣濡滯之累此小臣之深心時事者其溫公之初為臺諫言事時乎　已治防亂義所宜然因循則釀亂躁舉則激亂初離體而

剛當位、曰義无咎、謂義所當然事雖未恆而心無愧大異於逭咎而苟安者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五剛柔正而相應、而五以坎中阻險、二不能與相遇、故有喪茀之戚、然君臣之正、非形勢可終阻、時至自然相得、觀二耿之遇世祖、武侯之應昭烈、豈非時之自至者、曰喪曰得、見濟世不在目前之得失也、道者君所待以保濟、中道在我、何憂不得君、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下怠安之日、邊警失備、但以姑息相忍、致徼外漸

輕中國、則不得不震以威武、如高宗值商運中衰、諸侯不朝、鬼方亦乘間猾夏、故高宗用彰撻伐、至於三年而後克之、凡以靖邊寧民、非若漢武之出塞三千里、徒勤遠略也、是以臨幾審慎、勿用小人、恐其輕躁僨事、且恃功而驕橫也、

用師三載、兵力與物力俱敝、而不憚為之者、以晏安之餘、奸宄逞志、不大創之、則國家聲靈不振、中外人心日靡、而不軌之徒相望而起、正思患預防之深心也、然聖人專言戒而不言功者、恐人之貪功而競武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四處坎離之交、正明暗易險之界、而入險未深、防患

甚預彌縫罅漏無所不周猶未敢恃為有備無患也夫未濡而用衣袽則漏可塞既濡始用衣袽則不勝塞矣故曰終日戒　事機之適至在能斷而事機之始伏貴能疑惟其能疑所以能無疑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先天離東坎西五居坎中則西鄰正指本爻非謂二也若云文王與紂之事於卦象卦義殊覺無取蓋五有剛中之才因處強盛之餘聖人慮其有易心而誠未至故言履順而養安不如勵精而保泰實可延其福祚也　時無定順乎時所當為則時在我矣五為

既濟之主、時當防患、而能脩德為防、則真得時矣、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才弱而志惰、溺於晏安、而不知其為鴆毒也、屢世艱難之業、壞於一日之偷安而有餘矣、

未濟䷿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狐性疑、能審小狐則輕躁易疑而不能審、故以喻浮躁少年、夫濟世當求老成持重之士、若少年虛負意氣、始非不銳志有為、稍經挫躓、即形周張、天下事豈復可為、故曰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剛柔相濟以為用乃能慎始而勵終未濟所以終濟者在於柔得中而與剛應也　才柔易弛資之以剛然後堅貞之力足以持重故得中而善用其柔乃克有濟小狐寡怯而躁處坎險可怵之勢宜其作而旋輟不堪耐久也曰不續終則柔之才詎可獨為哉夫既濟之剛柔正故能各盡其用未濟之剛柔失位而相應是其本體皆未善而能互相補劑以善其用故剛柔相應未濟可以終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炎上潤下各居其方不能相濟然就其本體各殊慎

而辨之、正可致補燮以相成、即剛柔不當而相應之義也、辨物居方、因其本體而調劑之、善為濟者也、所謂分殊而理一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濡尾非勢未能進、失在躁急求濟、蓋小狐之不能審者、夫既濟之初、濡尾無咎、而未濟則吝者、彼陽剛有才、而不避艱險、此陰柔無才、而輕浮嘗試也、不知極、謂其才既弱、不能量力而進、不知慎重之則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二居坎中、有心亨之德、然方在險阻、謹惕遲回、待時而動、是非畏怯、而持重以求濟也、　正者行思善道

也。惟其用心謹慎、不偏於剛、故能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坎水大川也、三居坎上、與二同舟共濟、而才德既弱、望岸未到、返棹不能、但宜虛心以聽二、故獨征則凶、共涉則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貞惟其時、或以剛濟為貞、或以柔濟為貞、四剛居柔位、而界坎終離初之會、理亂之所關、正宜以剛濟者也、故示以震動之用、張撻伐以振國威、乃可以戢奸雄睥睨之志、然或欲速而不能持久、或未可進而速

於進、或不宜退而速於退、則足以僨事、故必從容審愼、有以老敵師而握勝算、至於三年有賞、始終於震而不少衰、震者四之貞也、即以剛濟柔之道也、高宗北伐曰三年、周公東征以三年、豈非慮周計遠、不敢以苟且圖功乎、漢趙充國之制羌、庶得持久之道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道尚剛明、而五柔居離中、恐其明體滯而不達、無以濟險、故必傾心以任二、資其剛健之才以相濟、是即五之貞也、如是而發為文治、豈非篤實之光輝乎、未濟上明下暗、五居明得中、欲易暗世為光明、非有盛德日新、豈能致功、　暉者根心而生色也、和順積

中英華發外如日之方中光彩無不被之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世之將濟固宜優游安養以俟之然所謂安養者不怠功而妄逞非廢事而貪逸也晉人沈湎清談遺脫世事所以致神州之陸沈也　可以飲食宴樂於需者治平之續將奏宜靜不宜動也不可以飲酒濡首於未濟者甚亂之事方殷宜勞不宜逸也勞逸動靜之宜惟有德者能知幾而不爽也　初之濡尾不能要終也上之濡首終不能成始也未濟為六十四卦

之終、聖人於此兢兢致戒、蓋窮變通久、終始相生、不息之道也、故生生之謂易、既濟下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見時變之相為往復、而水火之互藏其宅也、既未濟水火之用、水火承先天乾南坤北之位以為用、故坎離終上篇、而既未濟終下篇、且既濟六爻俱當位、未濟六爻俱正應、天地之大道也、位正而氣應、後來之功化於是不窮、故曰物不可窮也、受之以未濟終焉、終而不終也、

易内傳卷之九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情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未有易卦、先有易理、卑高動靜、方物形象、天地之示人以自然之易也、方類物羣、固以陰陽判、而陰陽又各以善惡判、非陽皆正而陰皆邪也、成象成形、亦各有陰陽變化、非專謂變屬象化屬形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惟天地原有易理、故聖人因自然之理、為摩盪之法、是剛柔自摩八卦自盪也、惟易理具於天地、故天地所有皆易中之有、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皆易理、鼓潤之運行之也、於是人物男女生、於其間、莫非乾坤之道所變化矣、人身有雷霆風雨焉、動入心亨、性情之闔闢變化也、人身有日月寒暑焉、明晦作息、精氣之消息變化也、衆人得其氣、賢人得其理、聖人則神明其理以運乎氣、故與天地合其德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成男成女、一節之乾坤、形而下之氣也、知始作成全體之乾坤、形而上之理也、而氣無非理、一節無非全

體、易非與難對言其無偏頗險曲也、主於理而無所容心、易也、循乎理而行所無事、簡也、聖人心平氣直、周萬物而自無偏曲、是為乾之易知、聖人志約力厚、曲成萬物而自無紛擾、是爲坤之簡能、故乾坤即聖人之體、聖人備乾坤之用、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心不坦直、則反復多端、示人以可疑、惟易故廓然大公之懷、人所共見而易知、事多紛雜、則先後無緒、予人以莫適、惟簡故秩然有要之程、人可共守而易從、易知、則天下人皆可同心、易從、則天下人皆可共事、

親可持久、功歸於大、俊偉光明、體用兼至、如是之德、是純亦不已也、如是之業、是大而化之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柔靡者艱、至健斯易、剛躁者煩、至順斯簡、聖人作易以明天地之理、用易以配天地之德業、無非此易簡也、作易非無艱險之辭、用易非無煩苦之事、而理則易簡也、夫全天地之心、乃能發明天地之理、用易而有親功久大、以立萬世之型、乃能作易而定之斷之摩盪之、以垂萬世之訓、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成位乎中者、所謂以天地之心、贊天地之化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之理而已、人與天地共此理、

而卑高動靜、方物形象、具備於人之身、故天地之易簡、可以開人之功、親德業、而聖人之易簡、可以配天地、配天地者、乃能作易而發天地之蘊、　聖人有摩盪之法、而天地之理在聖人矣、則夫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天地之事、亦聖人之事也、人人具易簡之理、獨聖人全而體之、而作易以示人、俾不失夫易簡之理、故盡天下之理、而成位乎中、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聖人者時人之耳目、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觀其象爲時之息位之當而繫吉時消位不當而繫凶、此時位之常也、或有得位苟安、息極防消而吉繫爲凶、有失位求安、消極趨息、而凶繫爲吉、時位之變也、人事之動、而三極之道存其中矣、 剛柔變化循環相生、三極自然之理、聖人特因其理而推之耳、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得失憂虞人事也、而實本諸造化、進退晝夜造化也、而已統夫人事、知人事與造化無二象、則吉凶悔吝之辭、所與象夫人事者、與天地通矣、 剛柔變化、因

造化與人事而生、則卦象即造化人事之象、而因象繫辭、無辭非象矣、柔變剛者陽之伸、爲退極而進之象、剛化柔者陰之屈、爲進極而退之象、此陰陽對待之進退也、其變而剛、陽進而陰退、聽其化而柔、陰進而陽退聽、此二氣流行之進退也、寒暑通復、一歲之晝夜也、運會乘除一元之晝夜也、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三極者、天地人同一太極也、全易止此太極之道、變動周流、無處不有、每爻各具一太極、而合之仍共爲一太極、故於動可以觀極、極者易極其易不著意見、簡極其簡、無有作爲也、書皇極、詩爾極、大學用其極、春秋傳民受天地之中、其義一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居安謂君子所以宅心而安止不搖者無非易中秩然之理而心具至定之易也樂玩謂君子所以適心而愛玩不盡者無非卦爻燦列之旨而心具變動之易也然非由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窮其理亦安能自得於心也居時於象辭理會甚深動時於變占徵彰自著若平日未能用意推求而動時貿貿然聽諸不可知之數亦與凡人之卜筮等耳安能觀玩以神明其用哉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天地

止是太極之理、極者中也、易簡之體也、先天聖人以象示之、後天聖人以辭明之、示以象者、無言之言也、明以辭者、有言之象也、惟君子能即有言以求無言之旨、從一象而通萬象之幾、太極之妙用、生於一心、而與天爲徒、天祐之而无不利、所自然耳、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者全象、變指各爻、要之變生而有象、六十四卦、皆變之所爲、言變皆言象也、一節之變、即全體之變也、象變呈而有言、繫彖爻者豈能有所增益哉、特發卦

藴之所當然而已　失得小疵補過人事之含於象變中者伏羲因人事而示以象變非臆造也吉凶悔吝无咎文周觀象變而詳言人事非臆説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聖人於卦爻既因人事而示之言則人之動静可由卦辭而得其凖繩故列之齊之於卦位辨之於辭憂於介震於悔皆明切示人以用易之凖也葢欲備觀貴賤大小休咎之迹盡夫吉凶貞勝之變而後識生力固無適而非易道也吉凶同患之情至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者至易之理、然不兼險易不盡至易之用、小險大易、其常也小大各有險易、其變也道無險易、世運人心有險易、故辭不得不有險易、聖人惟本至一之理、治夫不一之氣運人心而已、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與天地準易之體、彌能綸天地、易之用、是聖人準而彌綸之、非以易創之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始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者、幽明死生鬼神、莫非陰陽變化之所為、知之者、乃知其理之所以然、益深明乎萬物之本於太極、而非同一術數之推測也、一日間動作語言、皆精氣之聚、其嘿息夢寐、皆魂之游、推而人之少壯至老、人事之得失窮通、皆有其游聚者存也、春秋士夫、好言幽明死生鬼神、然能知其理者、鄭僑而已、僑益知天地之道、而德尚未至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舊解、以仁陽知陰、分知周為知、道濟為仁、又以樂天為似天、安土為似地、俱覺太泥、竊謂知周道濟、是與

天地之知相似也、知明故處當也、旁行樂天、是與天地之行相似也、天理流行於身、無入不自得也、安土敦仁、是與天地之仁相似也、安敦爲愛之體、能愛爲仁之用也、樂天者、心無閒於理、知命者、心無疑於數、理統數、陰陽之正也、數不踰理、陰陽之變而正也、樂天即達天、知命即立命、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聖人以其似天地者贊天地之化、則幽明死生鬼神皆在其範圍曲成通知之中矣、神无方、是易之體、易无體、是神之用、无方者神之易、无體者易之神、此總

結三節之義、易者天地之道也、幽明死生鬼神、皆天地之變化也、知者也仁也命也、天地所以變化之心也、皆易道也、聖人舉念皆易而知其故其說其情狀、故知天地者學問之易也、全體是易、而道濟旁行樂天敦仁其體天地者、性情之易也、由是造化在心、範圍曲成通知、其贊天地者、功效之易也、益惟知之、故能體之、惟體之、故能贊之、功有漸次、而道則一也、是以易之彌綸天地者、不徒在卦爻、而在聖人之身、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之道鮮矣

理寓於氣故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者氣也、善與性、陰陽之理也、理不離氣而不囿於氣、繼善者、陰陽之理原於天、於穆不已之太極也、成性者、陰陽之理鍾於人、人身性情之太極也、元統天而為善、善生心而為性、本義以繼善屬陽成性屬陰似偏　仁知日用、雖各囿於一偏、要為太極之全體所分界也、此成性之不離乎繼善也、衆人各得陰陽之偏氣、而以氣率理、此率性之道也、君子則會陰陽之全理、而以理帥氣、此脩道之教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無時不有、至元亨時、仁更顯而莫掩、用者天地生物之實、無時不具、至利貞時、用自藏而不洩、顯仁為陽、藏用為陰、此陰陽之序而不亂、顯藏互根、仁用相涵、此陰陽之流而不息、天地鼓物以氣化、實理渾然、何有於憂、聖人育物以道法、因氣節宣、即不得不憂矣、德體而業用、而顯言德、藏言業、見內外一致、陰陽互宅之妙也　觀富有之謂大業、知帝王無無無本之勳猷、觀日新之謂盛德、知聖賢無無用之心學、故精一執中、與中和位育相表裏、

生生之謂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

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遞變推衍無窮皆此生理相爲循環也故曰生生成象非無坤而得資始爲多故謂乾效法非無乾而得資生爲多故謂坤此於陰陽之流行見對待交易之體生生之在氣化者也　本義以占屬陽事屬陰竊謂極數知來推究陰陽之理也通變者裁度陰陽之理也事異其變通使之宜潛見惕躍之通於時質文奢儉之變乎俗皆有乘除相生之理生生之在人事者也　陰陽有一定之宰故實而著之曰道陰陽有無定之用故微而傳之曰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一陰一陽對待之易生生不測流行之易對待

即流行之體交易含變易之用造化人事無非是也首言陰陽為道終以不測謂神豈別有神奇哉道之變化無迹者神也生生者神之運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造化無非易理聖人作易無非天地之造化故曰廣矣大矣遠之邇之而皆備易中實具之體蘊也無天地無以見易無易無以發天地之廣大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動而坤靜其本體也其乘乎氣機以爲用則各有動靜一而實則靜專而動直二而虛則靜翕而動闢葢氣機之變乾坤所爲而乾坤則因氣機爲運旋無心而成化也故風氣之變聖人所爲而聖人實因風氣爲移易因時而變通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六子皆乾坤之用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化易以乾坤爲蘊故廣大配天地變通者易之陰陽遞變若四時之循環迭運是流行之用也陰陽之義易中之陰陽各成其義截然若日月之分晝夜是對待之體也

易簡之善、所以全對待之體、而妙流行之用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莫崇於易、聖人以之崇德、莫廣於易、聖人以之廣業、德具於內、量局則自封、聖人會易於心、陰陽變化之理、昭融無閒、故神超萬物之表而知崇、德所以崇也、業彰於外、功誇則無實、聖人體易於身、知能易簡之用、節文皆準、故施切生民之實而禮卑、業所以廣也、其崇而惝憷無外也、即高明之覆物也、故曰效天、其卑而經制莫越也、即博厚之載物也、故曰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位上、而高明者、天之知也、地位下、而博厚者、地之禮也、而其中陰陽變化、易之禮理行焉、以是理而命於人、爲成之之性、亦盡人同之、而惟聖人為能存之、存已與之性、所以存天地之性、而已與天地同其體用、則道義出於存存之中矣、知崇者、知此道義於心、而存性以天地也、禮卑者、發此道義於事、而盡性以經綸天地也、聖人之內外交養、莫非易理、而聖人之身、一天地也、 此章見聖人之存性有以配天地、而易之用始行於天地間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名象萬端皆言太極之理物宜即太極所分著也事變殊途不越易簡之德典禮即易簡所燦陳也夫誰不見而惟聖人有深見能擬諸形容以立象觀其會通以繫爻其言乎至多而得不得之原故不可惡至變而得不變之宰故不可亂　聖人立象繫爻擬之議之千條萬緒究歸物宜典禮則易道之變化在我

矣夫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之變化也而人事之變化具焉知幾達變與時偕行無往非物宜則得意而忘象也無處非典禮則主靜以制動也是君子用易之學也故下文雜舉七爻示人以擬議之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之應不以時地間千里如同室也不以幽明隔天地在吾心也言行皆君子所以孚物者而舉言之

善不善以判應違、葢上所措施、必先議之於朝、則王
言者行之本、繫於生民利害匪輕、曰可不慎乎言立
誠在於主敬、不敬未有能言者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禹稷救世之心、同顔子閉戶之心、故訏謨定命與括
囊同其旨、非言同而心同、心之同者同其理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才雖大、不慎則敗、况才弱者乎、藉茅者、善用其短、善

救其失矣、能慎斯能擬議、故得失不關乎才、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

勞功不自居、禮之恭、正其德之盛也、涵養深、矜心自

化、所謂德彌高、心愈下也、古大臣不矜不伐、碩膚几

几而武侯惟自居謹慎、原非為保守其位、而致恭即

以成其位、故勞謙為厚之至、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惕罔氣盈故動而有悔使能推謙悔可免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所謂密者敬愼不敗之道與後世陰謀家公私懸殊矣愼密不出益以深沈之氣莅幾事之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小人乘君子之器是以盜招盜也於盜何誅故陽貨之竊弓玉三家致之也相伐奪無已則朝廷朋黨之

爭甚於河北賊矣故弭盜必自正朝廷始

嘗合中孚同人大過謙乾節解之七爻論之曰志之孚也通遠邇天地為一室心之同也齊出處語默為一道惟誠與公何適不可然而濟變必以小心居業必以沖度慎則才雖鈍無失恭則功雖高可保若不能謙以持盈則亢動而有悔矣不能慎以圖幾則不密而害成矣小人乘君子之器則寇盜啟攘奪之心矣君子擬議於此而持身治世不已變化生心與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河圖自一至十之數分配四時數陰從陽起數陽從陰起見陰陽之互爲其根也天一而實三五七九皆一之積也地二而虛四六八十皆二之積也然不有三五七九四六八十則一而二之用不全觀於圖而剛柔摩盪之法具矣相得者天地之相配有合者天地之相成於此可識君臣夫婦之義五十有五者以五剛綱維夫十亦奇統偶陽君陰之義也五者數之中即氣之中也以中爲紀而後五行克運其柄十者數之全即氣之全也以全爲體而後五行克周其用

天主變為陽伸地主化為陰屈是天地之分為鬼神也天地之變化各以生數乘權各以成數退謝生者來而伸成者往而屈是天地之相為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圖數五十有五蓍數何以止五十蔵其五於五十之內也此聖人之神於衍也天地之五十有五一運之也蓍之用四十有九亦一主之也一者不一之樞不用者用之本一故神兩故化也圖數含變化故蓍法之變化象兩象三象四象閏聖人之裁成天地萬化

生於心也象兩者萬象之統於兩儀者也觀天察地之道存焉象三者萬物之理於三才也參贊位育之任歸焉而朞之日萬物之數已寓於象兩象三象時閏中矣奇者餘也至足故有餘也天地之理至足故氣有餘而運造化於無窮聖人心存天地之理於至足故力有餘而數道化於不已分二掛一之法與觀象授時相為經緯總之神於衍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專言乾坤者二老為諸卦君也揲有老少專以老數

言者老統少也蓍策以扐奇求卦不用過揲之策而此取過揲當期日物數者無過揲則無奇也於此見六十四卦之變皆三百六十萬一千五百二十之餘而人事之吉凶變動皆天地變化之餘也道以有餘於外見其至足於內也夫象兩象三象閏見於蓍法當期當萬物見於策數則是天地之變化鬼神易之蓍策實有以成之行之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一變而三變十八變肇始全易無窮之變生焉故不曰成一變而曰成易成易成卦小成即所成變

化也、小成大成者、一定之法、引伸觸長者、變通之
法、然一定中已含變通之用、引伸如引亢悔之義、而
知屢盛宜謙、引夕惕之義、而知遇厲必戒、觸類如龍
乾類、則凡物之陽皆乾類、牛坤類、則凡物之陰皆坤
類、且坤象牝馬、則陰時為陽類、離象牝牛、則明動時
與靜順類、姤陽不順象羸豕、壯陽不純象羝羊、不可
執方、故盡天下之能事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以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
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德行、言易之神妙乎人心也、祐神、言人心之神為
易所動也、祐神之義精矣、葢人之趨避由蓍卦有以

潛祐之使人心若神行其間不特聖賢即愚不肖亦與於斯矣故易法立而蠢者能靈𡨄（塞）者可通　圖數之變化開著法之先大衍之變化盡圖數之妙要皆太極之理流行其間故曰神之所爲非聖人心中之神不能用數之神也　圖數變化雖分屬天地而各爲賓主生數居內秉權成數居外為推不有推者何以能生生成變化之中又相變化而其所以然者則太極樞紐其中即陰陽不測之神也故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聖人神明在中妙得天地之變化於心能以數之神神其法故能以法之神神乎人天一二節易數之原大衍三節立筮之法四營二節

求卦之法、所謂制而用之謂之法也、引伸二節、用易之法、所謂推而行之謂之通也、末節知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作於聖人、辭變象占、非聖人有意為之、道為之也、故曰聖人之道、至精至變至神、極言道之妙也、言動制器卜筮、皆日用行道之事、而聖人之辭變象占、皆修道之教也、言動由平時之擬議、卜筮在臨幾之取舍、故各有尚、四者神明默成、固成乎其人、而實聖人

之道爲之地也動尚變尚其無定者而無定中不踰
有定之則制器尚象尚其有定者而有定中自得無
定之用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

全易中無非來物特於問之時始見其知耳曰遂知
已見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之意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者參合也伍如兵家伍兩言比伍也參以比物伍

以合參、皆假象言之、形容其詳審比合之意、非謂三數五數也、通變而成天地之文、是造化之在手內、極數而定天下之象、是萬物之在目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擬諸形容、觀其會通、何嘗無思為、要之自然之理、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故何思何慮者、人心自然之易理也、無思無為者、聖心渾然之易理也、通因於感、而所以通、實藏於寂然中、惟寂中蘊天下之故、故感而遂通、使頑然一寂、安能肆應不窮、故與外道之寂滅迥殊、无思為、故曰易無體、寂而感、故曰神無方、惟無

體故無方故曰不測之謂神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氣數幽遠而究得失之端則極於深事幾隱微而剖神明之秘則研於幾益以聖心之淵微極研易道之深幾故能牖人於未事而無志不通惕人於臨幾而無務不成要爲易之至理一不測之神也惟神故志通於頃刻而不疾而速務成於呼吸而不行而至所謂感而遂通也　道無事於思爲術不勝其推測終始言聖人之道者見其異於術數之學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道者開物成務之原、易惟冒天下之道、故開物成務、而聖人以道示人、故以通志定業而無所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不藏密不能洗心、即艮之止所、隨之晦息也、益吉凶

貞勝本乎一念之微、聖人自謹其幾、即為天下之吉凶謹其幾、所以用心至周、而與民同患也、往者已來之吉凶、衆人但知其事、聖人獨究其理、而知來即藏往之所推也、知藏無二心、來往無二道、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而明天察民、假神物以興卜筮者、以前民用也、因蓍與筮、因龜與卜、於以通志定業而斷疑、使民咸得與神知之用、益同患之情、聖道之大也、退藏是未卜時之齋戒、齋戒是臨事時之洗心、聖心無時不神明、於蓍龜愈見其神尔、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乾坤之闔闢變通見爲象形爲器惟聖人制而用之乃謂之法而聖人既盡其用因使民皆得利其出入則其神之有以周乎世而無遺也是妙萬物之神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大極者中也一中渾然萬象具含兩儀四象八卦循次而生非有加於大極因其自生者生之也　未有卦爻則吉凶無以定然不有著龜則卦爻無以神其

用。故定吉凶於象辭中者、卦之喻人於先事也。定吉凶於營兆時者、卦之示人於當機也。吉凶定而大業生、而要之開物成務、修吉悖凶、實大極之理綱維之、故大極者、吉凶之則、大業之幾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聖人用蓍龜以利民、天地四時日月、在其經緯輔相中、是能成理萬物而具崇高之實也。人之用蓍龜也、但能循法以利用、惟聖人用其神知、以法盡變、故備

物立器以利天下、莫大乎聖人、蓍龜之大、聖人爲之也、於賾隱深遠中、定吉凶、成亹亹、無蓍龜、不見聖人心之神、無聖人、不盡蓍龜之神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修道立教、而神物之生、變化垂象之示、圖書之出、皆天之畀聖人以道也、天地之變化垂象、假蓍龜以發明、然圖書皆道、獨蓍龜稱神物者、圖書前用之體、蓍龜則其用也、以其能洩圖書之密而妙於用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既示其變因繫以辭而一定之吉凶可斷矣要為聖人與民同患之功用也故聖人成能而百姓與能　與神物以前民用易道之神聖人之神也洗心退藏與神物之夲也吉凶成亹亹盡神物之用也惟有其本故能盡其用蓋神物之興上因乎天而下之利乎民而實宰以大極之理此理流行於天地為闔闢往來之神化藏於聖人之心為藏往知來之神知而著於卜筮為神物之神用要非聖人有以神之則神物亦枯朽莫靈矣故神物之神惟聖人能制而用之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順乎天之理、故天應、信乎人之心、故人從、人心即天心之徵也、信必徵於實、故觀其履、順非飭於外、故核其思、内外交養之德也、賢者為人望、而天所簡也、又以尚賢、則無事不與天應矣、一説尚賢、如伊周之輔沖主、是盡信順以事賢君、故邀天之眷而有成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因象以示意象立而聖人之意盡見矣設卦繫辭皆以明立象之意也觀變玩占則通於事宜以盡其利鼓舞振作以盡其神皆所以盡立象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此乾坤即兩儀二畫之體八卦六十四卦於是乎生故曰易立其中蓋不待摩盪因重而始立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知形上之道則不特卦義凡經綸位育之用皆形上者運之也知形下爲器則不特卦象凡忠孝仁義確

著於事爲者皆器也形上之道即存乎形下之器離器不可以求道也化裁推行聖人示人以法即示以神化之妙形上者事業之本化裁通變之法所以運此事業也道器非有二也聖人先器而得道衆人當即器以求道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物宜典禮即形上者所寓立象繫爻聖人何容心焉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象至賾也設卦以極之爻至動也繫辭以鼓之化裁推行之用因心而生與立象之聖人同其神明焉中心安之默運焉而自致成功中情動然隱孚焉而無俟辭說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即其神而明之也由於德行之純粹也夫有神明默成之人則聖人之意之不盡於言者無不可見矣苟不能變通而執象況辭雖瞭然可見者不可見矣故曰存乎其人存乎德行

乾坤為易之緼聖人立象盡意無非乾坤二畫爲象始而設卦繫辭變通鼓舞因之葢惟心涵形上之道乃發諸形下之器示人以意而神明默成則俟

諸其人、故用易者必修德立行、心體易理、斯能得其意於不言之表也、

右第十二章